箭在弦上

■徐从余　王林声

那年，某新型火箭炮正式列装连队，全连上下无不欢呼雀跃。历史上，二连是首批列装“喀秋莎”火炮的建制连队，如今又成为配发新型火箭炮的连队，全连官兵铆足了劲儿要大干一场。

老兵席远对我讲述新装备列装时的情景，眼睛突然变得亮亮的。他说，新装备一到，大家都跑到车库，围着新装备，心里的兴奋劲就别提了。

突然，连长一声令下“集合”，大家齐刷刷地朝着新装备迅速列队。连长目光灼灼地望着官兵，指着身后的装备，撂下“狠话”：“大家日思夜盼的火箭炮就摆在那儿，开过来不是给大家看的，能不能驯服它，就看你们的本事了！”

官兵冷静下来，心里深知纵使过去对老装备轻车熟路，但面对新装备，所有操作都需要重新学习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全连官兵争分夺秒地投入学习研究中，围绕新装备运用掀起了一阵阵“头脑风暴”。连队俱乐部里经常三人一群、五人一伙，围在一起热火朝天地研读装备说明书、讨论技术性能。

3个月后，验证实弹射击效能的时刻到了！

4月的大漠仍是一片荒凉，肆虐的风裹着黄沙从戈壁尽头席卷过来。可连队官兵的心仿佛被点燃了，个个跃跃欲试，迫不及待地想在演练场上检验训练成果。

夜幕降临，戈壁滩上狂风渐息。连长带着各班班长进行最后的准备，炮手、操作员从车辆底盘到电台天线，一遍遍地进行校验。大家心里清楚，成败在此一举，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确保无误。

战车的轰鸣刺破黎明，各炮快速占领阵地。二连官兵“拉弓引箭”，数枚火箭弹昂首待发。

“放！”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，一道道火光划破夜空，火箭弹喷射着尾焰呼啸出膛。

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显示：炮弹精确命中目标区域，打击取得预期效果。可不久后，指挥部传来评估指令：虽然首发命中目标，但火力反应时间过长，不符合战斗标准。

做不到听令即打，就会贻误战机。首战失利让大家心急如焚，该学的都学了，该练的都练了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官兵迅速进行复盘推演，现场联系专家咨询，最后发现不是练得不到位，而是方法路子跑偏了：手中握着新装备，操作流程却没有完全摆脱老思路，就算练到极致，也只能是“过去式”。接下来，二连通过逐项优化射击准备流程，在后续任务中火力反应速度得到显著提升。

经此一役，连队官兵大受启发：新装备只有加载新观念，才能形成新质战斗力。“仗怎么打，兵就怎么练”，他们趁热打铁，进一步向实战靠拢。

5月的海滨，艳阳高照。某野外训练场硝烟弥漫，一场检验考核拉开帷幕。

这是连队首次遂行长途跨越机动任务，陌生的战场环境给指挥员决策带来更多未知的考验。抵达预定疏散地域时已是傍晚，就在连长准备下令展开疏散隐蔽时，几滴落在车窗上的雨点引起了他的警觉。当前阵地土质松软，一旦雨势过大，很有可能造成车辆装备机动困难，影响下一步行动。短暂碰头后，连队党支部果断决定：立即重新调整疏散地域。

待重新勘选疏散地域、完成构工伪装，雨势渐渐大了。此时上级督查组传来特情通报：当前阵地难以有效防范空中侦察，须立即转移至隐蔽待机地域。

经过一天的长途机动和占领阵地，官兵几乎一夜未眠，体力已近极限。炮位掩体刚刚挖好、埋设完毕，帐篷才支起来没多久……再次转移意味着一切都要推倒重来。短暂沉默过后，党支部“一班人”态度坚决：“马上再次转移！”连队迅速进入分秒必争的战斗状态。

两次转移阵地，两次严峻考验。每一次转移，都让伪装、配置向实战标准更靠近一步。当最后一片伪装网边缘被仔细固定，远远望去，二连的工事已与周围的山林沟壑完美融合。

晨曦微露，海面渐渐亮了。海风轻拂，带来了些许凉意，也渲染着考核在即的紧张氛围。隐于山林间的火箭炮引弓待发，只等着号令打破宁静的刹那……

上　山

■张芸博　赵　林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入伍报到那天，张成林胸前戴着大红花，在锣鼓声中踏进营门，新兵班长接过他手里的行囊。

“你想学什么专业？”“报告班长，我想当一名汽车兵！”新兵班长微笑着把张成林戴得有些歪的军帽正了正：“汽车兵要经常上山，上山可是要吃不少苦。”

从那时起，“上山”这个词就深深刻进张成林心里……

新兵训练结束，张成林也如愿分到了运输一线。开往新单位的火车缓缓驶出车站，窗外的风景逐渐变得荒凉而辽阔。张成林坐在窗边，目光穿过飞速倒退的荒漠戈壁，望向远方连绵不绝的雪山，一股寂寥感悄然涌上心头。

经过几日的颠簸，在一个黄昏，张成林终于到达驻地。走下车，空气中弥漫的沙尘让张成林不由得打了个喷嚏。这里的风有些凌厉，天空灰蒙蒙的，但远处的喀喇昆仑山依然清晰可见。

一个皮肤黝黑、眼神坚毅的老兵把张成林领到班里：“以后我带你，有什么事就跟我说。”

“报告班长，我想上山！”

“你开过大车吗？”

面对班长的反问，张成林摇了摇头。

“那还差得远呢。”班长端来一碗水饺，递到张成林面前，“趁热吃，吃完洗漱睡觉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张成林跟随班长来到车场。一辆辆运输车井然有序地停放在车库前，张成林边走边不停地回头张望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

“这是咱们的车。”来到一辆运输车跟前，班长停下脚步。阳光铺洒在车身上，为原本冷硬的钢铁线条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，看上去庄严而温暖。

就在这时，一旁突然响起发动机引擎的轰鸣。只见另一个车库的运输车迅疾驶出，直奔驾驶训练场，车后扬起一道长长的尘土。

张成林有些迫不及待：“班长，咱们也开始吧！”

班长点点头。张成林跑到车门跟前，用力拉了拉，却没有拉开。他扭头看向班长。

班长指了指车场角落的水房：“拿水桶和抹布去。”

往后的日子里，每天清晨张成林抵达车场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擦车，直到班长满意为止。每擦拭到一个地方，班长都会耐心地给他讲解相关知识：

“现在擦的是车的电瓶，它负责给全车供电。以后车要是打不着火了，记得检查一下电瓶是不是漏电。”

“现在擦的是车自带的液压泵，用来顶起驾驶室车头，用的时候一定记得把保险栓插上。”

……

日子久了，张成林渐渐对车身上各个部件的位置和功能烂熟于心。

“上山的路走得越远，天就越蓝、云就越白。”闲暇之余，张成林总喜欢待在班长身旁，听班长讲述“天路”上的种种故事。对于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张成林来说，那个纯净无瑕的世界已经成为他日思夜想之地。

一个晚上，张成林凑到班长床边小声问：“班长，我啥时候能上山啊？”正在看书的班长瞥了他一眼说：“赶紧睡觉。”

见班长没有理会自己，张成林赌气似的爬上上铺，一头钻进被子里，很快便沉入梦乡。在梦中，他驾驶着运输车在路上飞驰，翻越连绵起伏的山峦，掠过辽阔无垠的牧场，成群的牛羊伴随着运输车欢快地奔跑……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张成林依然保持着每天擦车的习惯，然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认真学习班长传授的驾驶技巧。

几周后的中午，正在睡午觉的张成林被班长叫了起来：“下午有一趟紧急任务，你给我当随车助手。”

午后的阳光照耀着出征的车队，车轮飞速旋转，一辆辆运输车驶入大山深处。当军车经过检查站时，护边员们向军车行礼，驾驶员们也减慢车速，鸣笛示意。

车队继续前行，进入如绿色海洋般辽阔的草原。草原无边无际，骏马和牛羊悠闲地在其中漫步。一阵风吹过，草浪翻涌，牛羊的叫声和马蹄的轻响交织成一首独具高原风情的悠扬乐章。

行至阿里境内，美丽的班公湖如一颗镶嵌在群山间的蓝宝石，阳光在水面上跳跃，波光粼粼。再往前走，雄浑苍劲的札达土林映入眼帘，层叠错落，宛如大地的年轮，记录着千万年的风雨沧桑。

傍晚，车队到达一处边防哨所旁的休息点，这里海拔将近5000米。刚下车，张成林就因高原反应有些吃不消，边防的战友们赶忙带他进房间吸氧。张成林慢慢缓过劲来，这才发现眼前这些战友和自己竟是同年兵。看着他们脸颊上缀着的“高原红”，张成林心里感到震撼。

休息结束了。车队启程前，一名战友急匆匆地跑来，把口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塞给张成林。那是几个热气腾腾的烤土豆，外皮金黄酥脆，诱人的香气刺激着他的味蕾……

车队渐行渐远，哨所在后视镜里慢慢缩成一个小黑点。张成林眼睛里雾一般涌满了感动，多么淳朴的战友啊！

“一直在路上，就是汽车兵的使命。”一周以来，班长的这句话在张成林心中回响了无数次。出发，奔波，停靠，到达……车队穿越风雪，迎着朝阳前行的画面，已经深深烙印在张成林的心中。

在抵达目的地天文点边防连后，张成林依然沉浸在对过去几天的回忆中。他坐在桌前，模仿着班长开车的样子。当他闭上眼睛，一条“天路”在他心中缓缓展开。

深夜，高原反应带来的剧烈头疼让张成林难以入眠。他轻轻翻下床，来到板房外的小土坡上，仰望着星空。

“想家了？”班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他将一件大衣披到张成林身上，说：“这儿离家很远，离天空却很近。”

张成林抬起头，清澈明亮的眼眸里倒映着高原夜空的漫天星辰。他坚定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像您一样，成为一名真正的高原汽车兵。”

听罢，班长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和张成林一同看向夜空，目光随星河延伸到远方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478期

白鹭归来

■高满航

插图：赵建华作

精短小说

想象，为生活插上翅膀

频密的枪声停了后，四周突然变得出奇地宁静。大树和上百名乡亲拥挤在阴暗狭仄的地道里。他们估摸着鬼子兵该走了，却又没有谁敢贸然出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突然传来噼噼啪啪的脆响。有人惊惧地嘀咕说：“咋又开始打枪了？”紧挨着他的人犹疑地说：“这不像枪声。”又补充道，“应该是烧火哩。”就在这时，有胆大的村民走出地道侦察回来，急切地朝地道里的人群喊：“鬼子走了。”又喊，“鬼子把村子点着了，快都出来救火。”

大树上到地面的时候，看到整个村子里都火光四起。一家家的门框烧起来，家具烧起来，檩椽烧起来。村民们急切地到井边打水灭火，却见鬼子不但卸走了辘轳，还填了井。他们一边流着泪咒骂，一边拿着盆盆罐罐，疯跑着奔向村外的芦苇淀取水。大树家的房子早在鬼子兵大轰炸的时候就坍塌了。大树也跑去帮村民们打水灭火。火那么大，芦苇淀那么远，只一两个来回，大家就都停了手。眼睁睁看着火越烧越旺，先是屋顶坠落，接着屋墙坍塌。大火吞没村庄的声音刚止歇，村民们伤心的哭泣又起，引得大树不由得想起死于鬼子刺刀下的妈妈和妹妹。

大树蹲在芦苇淀边，用手捧着喝了几口水，肚子又咕噜噜地叫了起来。大树踩着水到淀子深处抓来鱼，就地生火，烤熟了吃。大树又一次想起了妈妈和妹妹。妈妈经常带着大树和妹妹到芦苇淀摘苇叶。妈妈用苇叶包的粽子又香又甜。大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那时候，大树一面望着妈妈在芦苇淀里忙碌，一面看着一行行的白鹭自南而来，啾啾叫着落在妈妈身后的芦苇淀里。大树看到它们互相嬉戏，啄食鱼虾，徜徉水中。

妈妈教大树识字，大树坐不住，教一个忘一个。妈妈教大树读诗，大树生出兴趣。妈妈吟一句，他跟一句，慢慢地，就记住了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“花开红树乱莺啼，草长平湖白鹭飞”，也记住了“白鹭下秋水，孤飞如坠霜”“白鹭忽飞来，点破秧针绿”。再见白鹭时，大树就向白鹭诵诗。大树见白鹭们啾啾有声，高兴极了，认作是对他的回应。

去年端午前，妈妈正给村小学的孩子上课，大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芦苇淀摘苇叶。妈妈让大树先去，她上完课再带妹妹来。大树走后不久，鬼子兵就进了村。他们发现妈妈没有按他们派发的日本人编的课本上课，怒不可遏地威胁说：“违命就要杀头。”妈妈再次拒绝了鬼子兵的无理要求。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残忍地用刺刀挑死了妈妈，随后又丧心病狂地杀死了妹妹。

可此时，除了偶尔飞过的几只麻雀，芦苇淀里空荡荡的。大树以为白鹭迷了路，却又听路过的乡亲说，白鹭在南边的湖泊里被鬼子兵全都给打死了。大树伤心地落了泪，却又直摇头，他不信鬼子的子弹比白鹭飞得还高。

大树像往常一样，每天都守在芦苇淀边，他相信白鹭一定会飞回来。一天，大树在芦苇淀边睡着了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一群群白鹭落满了芦苇淀，半飞半跑地追逐嬉戏，妈妈和妹妹也在其中。她们有时和白鹭一起嬉戏，有时又恶作剧一般藏身在了白鹭之中。大树大声喊妈妈，妈妈不应。大树喊妹妹，妹妹也不应。大树在梦里哭了起来。

大树睁开眼，朝阳升起，一列队伍静静地从远处沿着芦苇淀而来。大树惊了一跳，待队伍走近，他才发现不是鬼子兵。大树问打头的一个人：“你们是谁，要到哪里去？”打头的人回答他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，要去南边打鬼子。”大树瞪大了眼睛，急促追问：“你们去打鬼子？”打头的人点点头。大树鼓足了勇气，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也要参加游击队，跟你们一起打鬼子。”打头的人笑了，继而又严肃起来，问大树：“你今年几岁？”大树一本正经地答：“我可不止几岁，已经11岁了。”打头的人摇摇头：“你还小，打鬼子是我们大人的事。”说完，就带着队伍继续朝南而去。大树不依不饶，追到队伍中间，解释说：“我拿得动枪，也打得了鬼子。”可他们望着大树说：“你该拿起笔去学习。”大树泄了气，却仍旧不甘心，继续追着队伍喊：“多个人就多份力量。”队尾的游击队员转过头来，温和地说：“你要留下来好好学习，如果我们牺牲了，你还要接过我们的枪，消灭侵略者，建设我们的国家。”大树一愣，止住了脚步。大树静静立在芦苇淀边，目睹游击队一路向南，直到消失在视野尽头。大树回到村里，得知几名年轻人也跟着共产党的队伍去南边打鬼子了。

胜利的消息一个个传来。大树听村里人说，鬼子被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赶出了县城，又赶出了省城。没人知道落败的鬼子兵逃到哪里去了，有人说逃回了日本，也有人说，被一个不剩地全都消灭了。

这天，大树又来到芦苇淀边，突然听到了一阵啾啾声。一抬头，不远处一只白鹭正悠闲徜徉于水泊之中。随即，又一只落了下来。大树仰头，空中的白鹭岂止一只两只，而是一群又一群。大树冲着遍布芦苇淀的白鹭群放声吟诵——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“花开红树乱莺啼，草长平湖白鹭飞”“白鹭下秋水，孤飞如坠霜”“白鹭忽飞来，点破秧针绿”……一只又一只的白鹭抬头望着大树，啾啾声此起彼伏，响成一片。

雪山上的塔黄

■陈祺文

心香一瓣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刚到西藏当兵不久，我就时常思念家乡那些熟悉的花草树木。尤其是在高原的夏季，每当来到新的驻训地，我都会四处寻找那些曾在我心中留下印记的绿色植物。然而，在这片高寒之地，映入眼帘的只有单调苍凉的景象。

一天晚饭后，我沿着驻训地旁边的山坡散步。远远看去，流石滩上好像有凸起的尖状植物。那是树吗？我一路小跑走到跟前，却发现凸起的植物并不是树，倒像是一座座金色的小塔，在群山的映衬下，宛如一幅充满生命力的工笔画。

这是什么植物呢？怀着强烈的好奇，我赶忙回去找班长询问。听完我的描述，班长很干脆地回答：“那是塔黄！”

“塔黄一般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流石滩，它们一生只开一次花。”班长接着说，“咱们驻训地连信号都没有，一般的植物更是存活不了，但塔黄在这里最高可以长到2米多，而且是直直地生长，没有任何分枝。”

听完班长的话，我重新回到山坡，仔细打量着这片令人称奇的植物。它们茎秆不粗，但很挺拔，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闪着素洁的光泽。

我默默地赞叹，这些塔黄无惧烈日与风霜，只顾将根向下扎，顶天立地生长。它们有着多么坚韧的生命力啊！

不久后的一个夜晚，寒风异常猛烈。我惦记着山坡上的塔黄，前往哨位换岗时，特意去查看。月光漫过流石滩时，我望见那些金色塔尖仍在风中倔强挺立。

后来，我考上军校离开西藏，到了南方城市。这里到处是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，它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享受着丰足的雨水，生长得蓬蓬勃勃。可我却总是想起雪山上的塔黄，它们如同哨兵一般挺立着，茎叶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

壮英雄气　砺强军志
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士兵的誓言

■峭　岩

我是一位士兵
艰苦岁月打造的身体
却有钢铁的质地
穿着草鞋的脚板
却走出了长征的雄壮

我是你怀抱里长大的孩子
我所有的一切
都是你赐予的
肩上的河山，心中的宇宙
钢枪和手雷，绑腿和草鞋
我的笑声在这里
我的根脉在这里，流淌成
一条湍急的大河

向前
跨越河流，踩平大漠
向前
无惧泥泞，沙尘，风雪
唯有旗帜，是不灭的火焰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